

2023踏访新时代边关·冬日暖歌



用心抄录歌词。
阳光棚里合奏。



雪后,海拔4000多米的西北高原,鹰隼在天空自在翱翔。坚守高原的老兵说,赛图拉的冬天是寂静的。新疆军区某旅助理工程师杜锦涛几年前来到这个机务站,像其他战友一样努力去适应这里的寂静。这个95后军校毕业生,家住长江边,打小就听着轮渡的鸣笛声长大。一个习惯了喧嚣的人突然走进寂静的世界,就像一条山溪汇入浩瀚海洋。他觉得,最难克服的是内心的茫然,尤其是对人生目标的茫然。每个人都有梦想,就像赛图拉的冬天并非完全寂静无声。喀拉喀什河以不变的节奏蜿蜒而下,即使在最冷的时节仍不舍昼夜奔涌。机务站老兵何坤喜欢听溪水的流淌声,他用心聆听、用手机记录,再把这些“音符”发给妻子。妻子用软件为其配上音乐,成了何坤手机中的珍藏。何坤没想到,机务站很快有了自己的“赛图拉之歌”。一次机务站组织“云端连线”,他把溪流“歌声”分享给战友,这让刚到机务站不久的杜锦涛深受触动。在读军校期间,杜锦涛就曾参加学校乐队,萌生了和夫

家一起唱歌、唱歌的想法。“给赛图拉的冬日点缀一点旋律。”他开心地想,那把陪伴自己多年的吉他再也不会孤单了。“雪山戈壁酷暑严寒/信息无声流淌你我之间/五湖四海西北东南/离家万里又相聚在边关。”伴着乐队的诞生,由杜锦涛和何坤重新谱曲、录制的连歌又一次在连队唱响。在赛图拉,就连迁徙到山下小镇的牧民都知道,这里有了一种会飞的声音,可以飞跃高耸入云的雪山、飞向更远的地方。这些年,杜锦涛和何坤等乐队成员一起创作了19首边防歌曲,他们的乐队在旅队火了。驻守高原的战友也许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却将这个乐队的名字铭记在心——“山河乐队”。热爱可以是溪流,可以是大海。在坚守的日子里,赛图拉的军人最爱自己写的歌,“山河乐队”利用业余时间排练创作,记录寂静又热烈的青春。这些歌也将被他们守卫的山河铭记。

——编者

边关风

“老张,咱们种的辣椒、空心菜咋样了?要记得经常给马尾松浇水啊。”一天傍晚,正在老家休假的海军西沙某水警区二级军士长邱华又一次拨通了战士张孝伟的电话。邱华是中建岛上最老的兵。他刚上岛时,岛上几乎没有绿色。白驹过隙,海浪拍打在岛礁的白沙滩上,阳光洒在欢腾的波涛上,一片绿色正在奋力扎根。由于地质和环境等原因,能在岛上存活的植物屈指可数。贫瘠的沙土,让一株株试图扎根的植物松了根系,只有马尾松活了下来。这些年,只要有新战士上岛,邱华就会带他们来到前人种下的马尾松前。一次台风过境,几棵树苗被吹得东倒西歪。天气刚一好转,邱华和战友带着工具赶来,继续种下新树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邱华的心里,每一棵马尾松都像是坚守海岛的战友。种树植绿,是一代代守岛官兵共同的军旅记忆。树苗,培育着一种信念;海草,生长着一种执着。就像官兵们说的,绿色,是守岛人的青春。

赛图拉有个“山河乐队”

■聂春兰 郭沙桐 本报特约通讯员 蒲杰鸿

走廊尽头,一间由宿舍“改造”的简易排练房。阳光铺满的地板上,整齐摆放着几件乐器。墙上挂着的木质相框中,一张张演奏现场的照片见证着“山河乐队”一路走来的精彩瞬间。

每一个瞬间都是一朵浪花,每一朵浪花都闪耀着璀璨的光泽。“每一个镜头,都是成长。”乐队队长杜锦涛熟悉房间中的每件物品。“参与乐队的官兵,年龄最长的何坤驻守赛图拉已近10年。训练和值勤,乐队成员没有一人掉队;重大任务来临时,乐队成员人人冲在前。”杜锦涛觉得,组建乐队并非只是丰富机务站官兵的文化生活,而是要通过乐队这个媒介,让连队找到一种凝心聚力的方式。

“为什么要守在这里,如何让每一天更有意义?”杜锦涛希望他们写的歌成为一种“激励因子”,也希望大家在放声歌唱中把内心的问号拉直。

热爱,是一首歌里动人心弦的音符

赛图拉冬夜漫长。杜锦涛躺下许久睡不着,索性穿上衣服走出房门。那年,杜锦涛所在单位调整改革,他转岗到了新疆军区某旅任职。从城市移防到海拔4000多米的某高原机务站,日夜值班他不怕连轴转,外出巡线他无惧暴风雪,让他难以适应的,是内心的孤寂。

杜锦涛逐渐习惯晚睡,他尝试读书,也想过写点东西,日记坚持写了大半年,内心逐渐垒高的“奋斗目标”,却一次次被梦想与现实的落差击溃。

在官兵眼中,杜锦涛才艺双全,做事踏实。移防已近一年时间,看着杜锦涛的目光有些黯淡,营长找他谈心,鼓励他重新“扬起风帆”,用心发现“生活大海中的闪光点”。

一次连队过集体生日,连长邀请杜锦涛给大家演奏一首民谣,并现场伴奏和大家一起合唱几首军歌。那天,看到战友发自内心的笑容,杜锦涛特别高兴。半个月后的周末,篝火晚会上,杜锦涛弹唱他上高原后改编的一首歌曲《砺剑》,重新演绎的歌词,击中了不少战友的心房,也迎来“网生代”战士羡慕的目光。

翌日,陆续有战友叩开杜锦涛宿舍的门,鼓励他组建一支乐队并“毛遂自荐”。就这样,中士何坤成了吉他手,下士王志豪成了鼓手,卫星值机员成坤成了键盘手。再后来,乐队又吸纳了贝斯手孔庆世。

队伍组起来,乐器不能缺。然而,赛图拉是距离旅部最偏远的机务站,山下的人上来,需要翻越3座冰山达坂……

困难不止于此。机务站人少事杂、昼夜值勤,缺乐器、缺技术、缺时间,杜锦涛调侃当时的乐队,称之为“三缺乐队”。“有热爱,没困难。”在最初组建乐队的日子,杜锦涛给大家提要求,不能因为搞乐队耽误训练、值班。

白天值勤、站哨、巡线,乐队排练安排在晚上和周末。夜晚,璀璨的银河下,乐队成员站在营区外的“野舞台”,望着天上的星星眨眼,对着雪山歌唱。

“荒无人烟的边关/鲜为人知的地方/你静静矗立在那茫茫戈壁墙上。”一个月后的周末篝火晚会,乐队开始了他们的首秀。乐队的故事,从这一刻正式开启。



图①:寂静的夜,一名战士吹奏口琴,寄托思乡之情;图②:结束值班,一名战士给兰花浇水;图③:合奏归来的“山河乐队”;图④:一名战士正在检修设备。

赵晓清摄

那首曾经听不懂的歌,如今镌刻在心底

康西瓦,边防军人的精神高地。对于杜锦涛来说,这里是一个起点。

一次,杜锦涛带队巡护线路,任务地域是平均海拔4200多米的康西瓦。那天,天空飘起雪花,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内,杜锦涛凝视烈士的碑文,内心无比崇敬。

巡线归来,杜锦涛和何坤一起商量,写一首属于机务站官兵自己的《康西瓦》,“记录机务站英雄的兵”。

写歌、唱歌,原本只是杜锦涛的爱好,在写完《康西瓦》之后,尤其在雪峰间巡线护线的路上,听到战友唱起自己写的歌,杜锦涛觉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雪山之巅无人荒原/他是在生命禁区架起银线/黑夜无边电波频传/你在三尺机台守望明天。”连歌,是何坤内心最重要的一首歌。入伍前,他最喜欢的歌是《曾经的你》,来到赛图拉,班长程坤鹏教他唱的第一支歌却是这首连歌。

何坤唱得卖力,却听不懂歌词有什么与众不同。站哨时,程坤鹏意味深长地说:“等你熬过了赛图拉的冬天,再来唱这首歌。”

不久,程坤鹏带队参加光缆施工,何坤也是队伍中一员。平均海拔5100多米的奇台达坂上,何坤将光缆扛在肩头,身体前倾30度,和战友一起将重达数百公斤的钢缆,一寸一寸往前拽。一天下来,他肩膀烙下了密密麻麻的勒痕。

暴风雪突如其来,顷刻间将萎靡的世界吞没。雪花拍在脸上,何坤感到步子越来越重,迷彩帽紧紧箍在头上,视线开始模糊。

“长眼在这么远的地方,这座高原承载了多少思念?”何坤的话语重心长,“架设在绵延数千公里边防线上的通信线路,每一米、每一寸都是用忠诚和奉献铸就而成。”

在血液里。”夜晚睡在野营帐篷里,脑海里回响的还是这首连歌,一时间,何坤读懂了风雪,读懂了高原,读懂了那首沉甸甸的连歌。

翌日一早,何坤拉光缆的位置,换到了最吃劲的前列——从懵懂少年到真正的高原军人,他第一次感受到肩头的责任。那首曾经听不懂的歌,如今成为镌刻在他心里的誓言。

每一座雪山都会聆听,每一根线杆都有生命

乐队鼓手、下士王志豪刚到机务站时,正赶上光缆整修任务。那次,他上杆挂缆,不慎从6米高的线杆上跌落,紧紧拴在腰上的保险带,让他捡回了一条命,但右臂粉碎性骨折,这也意味着作为鼓手的他,可能再也打不了鼓了。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王志豪经常梦见和母亲一起弹琴的画面。王志豪的母亲是钢琴老师,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他,瞒着家人报名参军。驻守赛图拉,母亲一直希望他早点回家。

母亲的心思,王志豪是明白的。那段时间,他内心纠结:一个声音要他早点回到岗位,另一个声音是母亲亲切的问候。回到连队,王志豪时常一个人凝望远方,这让杜锦涛和何坤很是担心。

那天,巡线队归队途中,驻足在一处坟莹前。何坤告诉王志豪,这里是老前辈姜志成牺牲的地方。那年,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摧毁通信线路,姜志成前往抢修被风雪吞没……

“长眼在这么远的地方,这座高原承载了多少思念?”何坤的话语重心长,“架设在绵延数千公里边防线上的通信线路,每一米、每一寸都是用忠诚和奉献铸就而成。”

老兵退伍前夕,王志豪和母亲通了

一个电话,把坚守的收获、人生的规划、战友的情谊向母亲倾诉,母亲也听懂了儿子话语中的坚强,坚定了支持儿子继续服役的决心。

下士孔庆世刚到赛图拉时,经常戴着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杜锦涛提议,将孔庆世吸收到乐队来。跟着乐队排练的第一天,杜锦涛将自己写的歌,分享给乐队这位新成员。

“你在歌词里读到了什么?”高昂的雪山下,面对杜锦涛的提问,孔庆世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一次光缆阻断,杜锦涛带上孔庆世前出抢修。海拔4900多米的黑卡达坂上,架光缆、扛线杆、拉钢绞线,孔庆世穿在作训服里的秋衣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达坂顶上,立起最后一根线杆,卸下铁镐,孔庆世学着杜锦涛的样子,双手撑在脸颊两侧,对着更远的山峰呐喊。“那一刻,我听见了雪山的回应,感受到了通信线缆里跳动的脉搏。”听着孔庆世激动的话语,望着他稚嫩的面容,杜锦涛的眼眶红了。

“每一座雪山都会聆听,每一根线杆都有生命。”杜锦涛告诉孔庆世,这就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任务归来,杜锦涛在排练室伏案写歌,孔庆世凑上去,眼睛盯着他飞动的笔尖,认真地读着:“雪峰的尽头,是我们屹立的身影……”

山高人为峰,决定攀登高度的是人的意志,一股豪情在孔庆世心间升腾。第二年新兵入伍,下连仪式上,孔庆世站在台上,奏唱起那天创作的歌曲。

“高原不相信眼泪,和风雪握过手的人,才能真正蜕变成合格的高原军人。”一曲完结,孔庆世打量着新兵,一双双闪亮的眸子,和新兵时的自己一模一样。

写歌唱歌,让歌声成为逐梦前行的强大力量

“山河乐队”在赛图拉火了,很多素

不相识的战友,在微信中主动添加杜锦涛为好友。

一次,排长欧雷小心翼翼地给杜锦涛发去一条微信:“能不能给我父亲录一首歌,今天是他生日……”读着这些文字,杜锦涛的眼睛湿润了。

那天,欧雷在海拔5200多米的天文点某地域执行任务,他给家人拨通视频电话时,播放了杜锦涛等战友为父亲演唱的歌曲《父亲》。

为了完成好这个“亲情任务”,刚下夜班的何坤主动放弃补觉参加排练,孔庆世为腾出排练时间,一上午站了两班哨……当天晚上,乐队成员齐聚在手机前,神情并茂地演唱和录制视频。

手机那头,听着动人的旋律,感受着千里之外儿子和战友的一片孝心真情,欧雷的父亲笑着,露出了眼泪。

有人说,温暖的歌声,是世界上最好治愈的良药。“温暖可以复制,也可以传递。”杜锦涛不会忘记,那次被“送歌”的场景。

去年建军节前夕,杜锦涛被通知下山参加某项建设。翌日一早出发前,机务站的官兵全体列队,欧雷站在队伍最前面,他说:“以前,总是你为我们演唱,今天,让我们为你唱一首歌。”

驻守赛图拉,幸福很简单。杜锦涛说,驻守高原自己没有获得多少成绩,却因为生活在一个团结的集体中,无数次被震撼、被激励。

3年间,乐队排练的场所,从最初的露天场所,到后来的温室板房,再到如今的排练房,机务站的守防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去年,一条邮路通到赛图拉,更多物资被送上机务站。机务站连长建议,以乐队成员为主,成立5个兴趣小组,吸纳热爱音乐的战士参与到乐队中,把更多官兵的心声谱成歌曲,唱给祖国的山河听。

动员仪式上,杜锦涛走上讲台讲述“山河乐队”的故事。他说,梦想的确立与实现,取决于奋斗的行动和决心。坚守高原,让自己保持一份热爱,写歌唱歌,把热爱化为逐梦前行的力量,为远方的亲人而坚守。

海岛上,那一棵棵马尾松

■方智坤 王成文

那年,强台风过境中建岛,大风卷走近60厘米深的珊瑚沙,老一輩官兵在白沙滩上用海马草栽种的“祖国万岁”,也被吹得无影无踪。翌日,邱华和战友带着工具上了沙滩,用海马草再次种上“祖国万岁”4个大字。

他们动手制作塑料凉棚,为其遮蔽台风过后的阵雨;待海马草扎根,每天为其浇水、施肥,直到海马草在沙滩上茁壮生长。经过一段时间的暴晒,海马草变成鲜艳的红色,“祖国万岁”4个大字再次熠熠生辉,战士们开心地好像过年一样。

这片栽种着“祖国万岁”的沙滩,是守岛官兵巡逻、执勤的必经之地,官兵日常训练也会选择这里。邱华说,大家看到绿色就有了精神,看到“祖国万岁”4个大字就有了吃苦的动力。

“别忘了,给夏天种下的丝瓜早晚各浇一次水。”那天电话中,邱华给战友叮嘱照料菜园的事,一茬茬中建岛官兵用“家乡土”建成的。

“如今岛上栽种了上海青、丝瓜、苦瓜、空心菜等10余种瓜果蔬菜。”邱华说,在军地科研人员协助下,他们还在岛上种活了西瓜和草莓等水果,吃上自己栽种的西瓜,战士们喜笑颜开。

每次休假归队,邱华都会从家乡带一箱土壤上岛。他的家人,也会每年定期从网上采购肥料寄到岛上。在邱华的带动下,守岛战士归队从家乡捎来一箱土壤,已经成为部队的传统。菜园是战士们精神寄托,用“家乡土”呵护蔬菜和水果生长,对战士来说就像是守护着家乡。

再不过久,邱华就要归队了,他的心已经飞回岛上。岛上的一棵棵马尾松也在期盼着,休假的战士再次归队,和它们一起守护脚下这片沙、眼前这片海。



官兵巡逻岛礁。



官兵建设的岛礁菜园。